

北国风光

或许因工作繁忙，或许因近在身边失去了新鲜感，去黄旗海看看的念头一拖再拖，竟搁置了许久。直到察右前旗文联组织采风活动，这个心愿才得以实现。

车刚停在路边，人们便兴冲冲地奔向海边。有人驻足远眺，望那海天相接处的苍茫；有人举着相机，将眼前的景致定格成永恒；也有人静立海边，任海风吹拂，看浪涛一遍遍亲吻岸滩。海风里，满是人们对这片海的亲近与眷恋，采风的兴致在开阔天地间愈发高涨起来。海风掠过，海水翻涌着细碎的欢腾。

今年雨水格外丰沛，黄旗海的水域面积正悄然增长，从前几年的几平方公里已扩展到如今的60多平方公里，隆盛庄河、霸王河、呼日和素河、乌拉哈乌拉河等河流还在不断地为它补水，让这片水面愈发辽阔。作为家乡人，这片母亲湖的每一点变化都牵动着我们的心，而今眼见水域渐阔，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欣喜。

翻开历史，黄旗海的水域曾有过更辽阔的景象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，它的水域面积一度达到130多平方公里。渔业资源丰富，1952年鱼产量高达2400吨，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。可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，

受气候干旱与人为因素影响，这里逐渐盐碱化，1998年，鱼类彻底绝迹，生态系统濒临崩溃。

好在转机正悄然出现。近年来，随着黄旗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的成立，当地通过“优、拆、围、禁、收、疏、补、管”八项举措，统筹推进河道疏浚、生态修复等工作，累计实施33个项目，推动水域环境持续向好。2024年1月，生态保护智慧化监控中心投入运营，构建起“天一地一人”立体监管体系，240台周界摄像机、10处交通卡口与无人机巡查形成联动，全天候守护着这片水域，每月生成10万余条监管数据，为生态修复提供了精准指引。

变化是藏不住的。沉寂二十七年的鱼影竟悄悄重现了，如今最常见的是鲫鱼，个头小巧，数量却不少。青灰色的脊背在水里一滑，修长身形带着灵敏，稍有声响便扎进深水或水草中，瞬间没了踪影。不止鱼，这片水域的生机也愈发蓬勃。许多科的维管束植物在此扎根，从湖心区漾起的多种浮游藻类，到岸边丛生的芦苇、蒲草、马莲，上百种生命在黄旗海湿地上铺展，像绣出的绿毯，还不断向周边延伸。盐蒿摇着枝条追风，芨芨草则以簇生的姿态，在荒地间竖起一道道细密的屏障，形成了较好的湿

地生态系统，吸引着鸟儿们来这里筑巢觅食、繁衍生息。

往远处走，平坦的草原正舒展着另一幅画卷。针茅的穗子在风中轻颤，披碱草的叶片泛着微光，狗娃花星星点点缀在其间，与周边的杨树林相映，防护林的浓绿与草原的疏朗，勾勒出人与自然共生的轮廓。而那些半生植被更显别致，盐生车前贴着地面长成一片一片，金戴戴开着小小的花，碱葱则绿油油的，给这片湿地带来了无限生机。

最动人的是鸟儿们的起落欢歌，涉禽与雀形目中的不少种类是湿地最活泼的音符。黑鹤、东方白鹤、大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这里的稀客，大天鹅、疣鼻天鹅、斑嘴鹈鹕等几十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常来此造访。这些珍稀生灵的灵动身影在此交织，让这片湿地化作天然的生态实验室，默默记录着生命与自然的对话。每年春秋时节，这里成了候鸟的驿站，三月四月，白天鹅、赤麻鸭、灰鹤、豆雁等从鄱阳湖、洞庭湖飞来，稍作停留便北上西伯利亚。九月十月，它们又带着一身风尘从北方归来，上万只天鹅齐聚的场面，成为湿地最壮观的图景。这里也是两栖类与兽类的家园。草丛间，啮齿动物的身影偶

一闪过，为湿地增添了几分野趣。黄旗海湿地带着它的脆弱、本真与丰富，在草原与水域的交汇处，织就一幅生生不息的画卷，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寻得属于自己的诗意栖居。

黄旗海湿地价值多元，除维护生物多样性，为城市增添自然活力外，还能调节气候、净化水质、防洪防涝、保护生态平衡，也为市民提供生态景观和科普教育资源，丰富市民对自然生态的认知与体验，提升城市宜居度。虽然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结语宣告了采风暂告一段落，但黄旗海湿地对察右前旗这座城市的深远意义才刚刚开始显现。

当活动召集人催大家上车时，我仍依依不舍地望着黄旗海。保护区正静静守着周边的滩涂湿地，以及栖息其间的万千生灵。如今这里生机涌动，稳定的生态链已然成环，这正是生态修复的鲜活见证。只是生态修复本就漫长，仍需细细呵护。

风裹着草木与水泽的气息，掠过这片既脆弱又丰饶的湿地，仿佛在低语：这份自然的馈赠，本就值得雀跃向往，但要留住它的美好，更需谨慎脚步。守护并非打消这份兴致，而是要让这份欢喜能长久留存。

唔……黄旗海、风和我们。



冬

●郭佩峰

我只是四季中的一截沧桑  
因感动于你的柔情  
那懵夏的欲望无限延伸  
我只是  
想把她收敛成永恒  
其实 我并没有那样冷酷  
你看那傲雪的红梅  
你看那迎风的劲松  
冰封的世界里  
执着地与我同行  
所有的轮回  
都在我的怀中挣扎  
所有的伤害  
只为了下一个春的崭新  
我的爱才无法许你柔情  
只因你的脆弱经不起秋肃杀  
流泪与淌血的日子里  
才收起对你的怜悯  
而我拯救你的方式  
只能是与你一起  
涅槃重生

七绝·立冬

●韩军

枝疏叶落山容瘦，寒气初凝百草枯。  
颗粒归仓老农乐，来年希望话春苏。

鱼店好住客（上）

●王胤祺

北京的老街深处，藏着一间由四合院改造的鱼店。青灰瓦檐下，悬着块褪了色的木匾，上书“澄缘堂水族”，字迹苍劲却蒙了层薄尘，恰似店主人的性子。

店主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男人，街坊邻里都唤他泰迪，没人知晓他的真名。这人自带股不合时宜的古怪，开店好似只为给自己寻个落脚处，而非谋生。清晨阳光爬上屋檐时，他或许还在睡梦中，常常十点才慢悠悠敞开店铺大门；有时又守到深夜，借着鱼缸微光摆弄不知名的水草，兴致不佳时，傍晚五点不到便落了锁，任门外顾客叩门也置之不理。

进店便是开阔的天井，四周被大大小小的鱼缸环绕，水流潺潺声终年不绝。寻常金鱼、锦鲤在玻璃缸中自在游弋，角落几排硕大的水族箱里，龙虎缸等高端鱼种舒展着身姿，鳞片在灯光下折射出金属般的光泽，仅这十几缸珍品，便足以让同行咋舌。可泰迪对这些宝贝毫不上心，整日要么蜷在八仙桌后的藤椅上看书，要么对着鱼缸发呆，客人进门也懒得抬眼，唯有被问及鱼价时，才会从书页间抬起头，懒懒地抛来一句答复：“跟我买鱼，说缘不说钱。”

遇上合眼缘的陌生人，他能把价值数万的金龙鱼以白菜价转手，只一句“瞧着投缘”；若是碰到他瞧不顺眼的，即便对方出十倍高价，他也只会冷冷瞥一眼，吐出两个字：“不卖。”同行皆觉他疯癫，可这间古怪的水族店，每日却总有客人慕名而来，老街的烟火气里，便多了几分这怪人带来的传奇色彩。

春日的一个夜晚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席卷了整座城市。晚饭后，天色沉得像泼开的浓墨，豆大的雨点砸在青石板路上，噼啪作响，溅起层层水花。街道上行人绝迹，唯有寥寥几辆汽车打着双闪，在雨幕中匆匆穿行，车灯划破雨帘，转瞬又被吞噬。

泰迪手里捏着一支绿豆雪糕，赤

脚踩一双塑料凉拖站在店门口台阶上。冰凉雨水溅在脚踝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是望着漫天雨丝出神。雪糕渐渐融化，甜腻汁水顺着指缝滴落，混着雨水渗入泥土。就在这时，雨幕尽头缓缓浮现出一个人影。

雨势太大，模糊了那人的轮廓，唯有挺拔的身形格外扎眼，估摸着足有一米九的身高。那人手里攥着个长条物件，走几步便猛地扬起手臂，狠狠向空中挥舞，像是在发泄满心愤懑，随后重重砸向地面。“砰”的一声闷响，隔着雨帘都隐约可闻。许是用力过猛，又或是雨天路滑，那人脚下一个踉跄，重重地仰面摔倒在马路牙子旁，再没了动静。

泰迪倚着门框看了足足两分钟，见那人始终一动不动，才皱了皱眉。“不会摔懵了吧？”他嘀咕着，连件外套都没顾不上穿，便大步冲进了雨幕。冰冷雨水瞬间浇透了他的衣衫，他跑到近前才看清，地上躺着的年轻男人，额角磕在石台上，渗出血迹，一旁的物件摔在泥洼里，已有些损坏。

泰迪没多想，俯身抓住男人的胳膊，又费力扛起物件，半拖半扶地将人带回了店里。暖黄灯光下，男人脸色苍白，眉头紧紧蹙着，浑身散发着雨水的寒气。

约莫一个小时候，男人缓缓睁开了眼睛。他没有立刻起身，只是怔怔

地望着头顶的木质房梁，眼神空洞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撑着地面慢慢坐起身。

“心情不太好，不小心摔倒了，麻烦你了。”他的声音细若蚊蚋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。

泰迪没应声，转身走进后院的厨房。男人坐在小木椅上，好奇地打量着这间屋子。屋顶由整块松木铺成，嵌入式的暖光灯洒下柔和光线，将满室的水汽染成了暖金色。屋子不算小，却被鱼缸占去了大半，另一侧的货架上整齐地摆放着鱼食、水草、过滤器等用品。靠近后门的位置，一张宽大的八仙桌充当了办公桌，上面堆着几本翻旧的书、一个笔记本电脑，除此之外再无杂物，整洁得有些过分。

正看得出神，泰迪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姜汤走了进来，递到他面前：“拿去喝了。”语气不温不火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。

“谢谢。”男人双手接过碗，指尖触到滚烫的瓷壁，微微一颤。不知是天冷还是心冷，他捧着碗一饮而尽，辛辣的暖意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驱散了些许寒意，眼眶却莫名有些发热。

两人相对而坐，屋内潺潺的水流和窗外的雨声交织，沉默在空气中弥漫。最终还是男人先站起身，深吸一口气，郑重地说：“老板，不知你怎么称呼？我姓江，名叫冬天，湖南人。遇到

些变故，流落到了北京，原本的工作也丢了，实在是走投无路。”

他语速飞快地说着，像是积压许久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，说完又有些懊恼地低下头，似乎觉得不该对一个陌生人倾诉这么多。

泰迪抬眸看了他一眼，语气平淡：“嗯，冬天你好，叫我泰迪就行。你要是目前没地方住，就住我这儿吧。不过也不让你白住，帮忙看店卖货，包吃包住，每月给你一千五百块工资。”

冬天愣住了，足足怔了十分钟，眼神从错愕渐渐转为难以置信，随后又被浓浓的感激填满。“啊，那真是太感谢了！”他说着便要深深鞠一躬，泰迪眼疾手快地伸手拦住了他。

就这样，冬天成了鱼店的伙计。泰迪给他收拾了东屋的小隔间当宿舍，店里的活儿不算繁重，喂食、换水、打扫鱼缸，冬天学得很快，没多久就做得有模有样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脸上的阴霾渐渐散去，眼里重新有了光彩。

一周后的一个傍晚，两人饭后坐在天井里聊天，泰迪忽然开口：“你身上这股子劲儿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冬天的眼神暗了暗，沉默片刻，缓缓道出了自己的遭遇。他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，音乐天赋异禀，顺利进入专业院校深造。可就在重要演出前夕，意外受伤，影响了发声，音乐之路就此



水墨西湖

汤青 摄

（未完待续）